

黔記卷三

泰和郭子章相全父著

漢州宋興祖汝杰父正

貴溪畢三才成叔父校

宦賢列傳四

總督巡撫

右都御史張襄惠公岳

張岳惠安人嘉靖二十六年總督萬鏜班師鎮草銅仁苗

魁龍許保吳黑苗等復亂焚剗州縣兩省無寧日二十七

年公繇兩廣總督侍郎遷右都御史撫剿之開府辰州公

至集兩省官議衆謂林菁深密累討無功撫之便卽不聽  
撫以兵戍守之使不出掠可也亡何賊復攻陷印江縣  
上切責之公詢前故知撫無益又戍守亦非策乃力主討  
其湖廣聽撫諸苗令叅政王崇如故撫處崇亦撫綏有方  
苗遂不復叛惟近貴數村寨黨比貴苗龍許保等猖獗公  
乃大集漢土兵以二十九年九月進兵討之總兵沈希儀  
叅將石邦憲督兵而以貴州副使趙之屏湖廣叅政張景  
賢監之先是銅仁防禦皆邦憲規畫時以印江失事被論  
制下當解任聽理岳歷敘邦憲功次上疏留之自九月進

兵至十二月屢破苗寇公乃疏報各哨擒斬俘獲近二千  
餘人從賊首有名者伍十人獲龍許保母女妻妾官兵報  
稱許保已獲第未逮至餘賊逃匿林菁凍餓死者幾盡其  
巢寨俱已毀所窖米燒掘無遺具以捷聞其實許保未獲  
也遂撤兵止留邦憲等搜捕首惡辛亥二月龍許保吳黑  
苗復糾合楚貴叛苗出陷思州府或謂四川酉陽宣撫將  
支實陰主之思州城中居民不數十家舊有瞿唐衛戍更  
卒戍守時聞苗寇平城守稍怠知府李允簡方視衛苗寇  
百餘人佯稱瞿唐卒更戍突入城殺吏民百餘人掠帑藏



執允簡及經歷知事等官去允簡赴崖死邦憲聞報亟分遣兵邀其歸路諸苗懼由小徑各遁入林菁邦憲等所遣兵伏諸路邀擊擒斬數十餘人公乃檄未保二宣慰及酉陽兵討湖苗助逆者數寨其特玄助劫思州事公以事狀未明不暴其罪第嚴督責之未幾各兵擒斬楚苗渠魁數十餘黨復以撫定田應朝自得巡捕後日益恣橫有司寢不能制既構求保釁又合酉陽兵攻平茶虐殺無辜若干人及官兵討苗多所沮撓公至檄使來見不出見謾語應之公廉知應朝雖譎不習騎射無武勇其所恃從叔田

魁驍悍為之牙距公先以計執勉數其罪杖之斃於獄應朝乃竄匿苗寨累遣人自列公許之令出立功贖罪又不出乃革其巡捕以事屬鎮溪所諸千戶應朝失巡捕勢益窮諸土官多讎嫉之其族人亦不直也乃託未順宣慰投見軍門公以時方用兵恐激他變乃杖而釋之令從征暨苗寇破仍以計杖殺之時諸苗略定惟龍許保吳黑苗未獲公檄邦憲等縣賞購之邦憲等密遣使人寨賄令聽撫苗麻得盤吳老猱吳旦逞等窺龍許保至龍田寨所吊夜誘至別寨飲醉而縛之預遣人報邦憲以兵取之去公疏

間誅之諸撫臣任轍等欲遂罷兵公持不可謂吳黑苗未  
誅必爲他日患時黑苗以捕急故深自匿公乃緩其令所  
羈執親黨盡釋令去密督諸土官索之至三十一年八月  
土官某廉得其處遣兵劉甫等徑入寨襲斬之持其首焙  
乾藏之索重賞僉事龍遂給賞驗實齎至軍門公始以竣  
事聞上朝廷集衆議設總督鎮撫其地留公爲之未數年  
卒加贈諡襄惠

墳衣生曰諸苗亂萬尚書始集諸路兵稍有斬獲輒班師  
去何厭兵之過也張襄惠力主用兵不惑撫守之說而陰  
沮旁撓歷三年始收一戰之功疏報全捷而首惡未擒未  
幾復出破思州談何容易其後必欲得吳黑苗而後罷兵  
者豈亦狄青不輕信儂智高之見與以勞定國以死勤事  
襄惠無愧矣

僉都御史王學益

王學益字虞卿安福人嘉靖己丑進士二十四年由應天  
府丞陞右僉都巡撫以貴州多盜而彌盜之法莫切於保  
甲作保甲諭其辭曰諭父老子弟本院祇奉 上命巡撫  
是方恒以彌盜安民爲念聞爾會城之下往年多盜公私



相視無肯救援或反作姦藏逆潛通密引此豈獨頑悖者之罪官司者政教之不行蓋有責焉今爲保甲法與爾等相聯屬因道之善大約以十家爲一甲每家各置一小牌十家共置一總牌小牌揭各門首總牌輪次收掌各以吾告諭之意日相傳宣使各欣欣日勸於善父勸其慈子勸其孝兄勸其友弟勸其恭夫勸其和妻勸其柔鄰里勸其脩睦朋友勸其敦信差役勸其勉供賦稅勸其早辦生業勸其勤治無益勸其節省酒勸其勿酗鬼勸其勿惑凡處事勸其謙慎含忍凡同甲之人相親相愛若有空乏疾

病相與恤之扶之若有爭而至於訟相與和而解之若有不道不法不可諫者相與告于官而正之告之而力有不行相與合甲而共正之若有水火盜賊之災十家共出力而救之救之而力有不及則以甲傳甲合百家千家而共救之仍每家各以其力置爲禦盜之器止火之器使無至於臨事束手則雖以十家爲保實以百家千家爲保矣禮義興行風俗淳美室家常安弗虞有備此卽堯舜之民所謂時雍者也父老子弟聽毋忽二十五年 題增解額五名共三十名二十六年湖貴苗復亂初萬鍾議撫已有端

緒遠召還京已而賊復出掠湖廣巡撫姜儀會同學益請  
合兵進剿楊叅將將赴湖過辰州爲賊所縛姜儀畏罪上  
言學益兵失期不至內批切責務期盪平四川巡按袁鳳  
鳴遂劾學益逮下詔獄以李義壯代學益用兵數月日費  
千金官軍損挫人畜殘破遂罷兵公出獄歷官南右都御  
史工部尚書

附重陽夜月詩秋日荒遐也淨埃容懷何處一登臺嵐  
高絕傲無來鴈霧隱深崖有避豺茱酒謾爲佳節遊菊  
花遙憶故園開平生經世心非少多病於今欲乞骸

右僉都御史李義壯

李義壯字稚太南海人進士嘉靖二十七年由湖廣左使  
陞僉都巡撫是年苗陷印江縣二十九年銅仁苗陷思州  
府知府李允簡死之鎮草苗陷石阡府 詔削義壯籍初  
總督張岳開府辰州集兩省官議僉謂林菁深密累討無  
功撫之便卽不聽撫以兵戍守之使不出掠可也岳不然  
義壯執撫議不欲變岳劾義壯不受節制弗肯協謀討賊  
至是苗攻陷印江石阡殺掠軍民焚燬屋廬貴州震動事  
聞 上降詔切責岳削義壯籍聽理



副都御史任轍

任轍字子明巴縣人嘉靖丙戌進士出守大理心存撫字而馭吏甚嚴時方有檄貨大青督責日至民勞已甚有屬吏欲取媚以最佳者獻公曰此豈可繼之物汝欲禍吾民邪擲其獻絕之尋以憂去在郡僅旬月至今民有隱憂則相謂曰安得任公二十六年由湖廣左使陞副都巡撫貴州計縛叛夷許吳等邊陲以寧三十年養病乞休

僉都御史劉大直

劉大直華陽人嘉靖乙未進士三十二年以僉都巡撫光明俊偉有大節且文武才極力整頓百務立保甲法令民自相防範規勸爲善以塞盜源土人不知紡織爲頒式製具延工師教之他如清屯田練士卒省驛遞惠政種種甫六月卒士民至今思之

副都御史高翀

高翀字允升安陸籍新淦人嘉靖丙戌進士三十五年由貴州左布政陞右副都巡撫二十六年麻哈州土同知宋珠貪占地方誘賊王三等亂翀檄總兵石邦憲調集軍兵平之三十七年都勻司苗頭阿章等不納糧馬流毒殺人

狎檄兵備項廷吉調土官蒙繼武楊進兵剿平之廷吉江西龍泉人由御史出爲副使有執持能于官

南戶部尚書鮑道明

鮑道明字行之歙縣人嘉靖戊戌進士三十九年以副都巡撫時容山土酋韓甸糾集諸洞雲擾所過堡破落焚勢甚猖獗公以太義徵諭土兵分遣將領授以方略生擒賊苗普哥等三十八人馘斬一百四十八級賊首韓甸及其黨與以次購縛復斬容山景洞等處逆苗八十九級生擒四人負固諸夷一旦平服時公南遷廷尉未及上其事貴

州巡按御史巫繼咸題數

賜銀幣歷官南戶部尚書

補文僉都御史吳維嶽

吳維嶽字峻伯孝豐人嘉靖四十二年巡撫是時苗賊既平言官請撤沅州總督而以其柄歸之貴州巡撫其說祖巡撫魏公英揚公茂元往規而兼省費意云旨下所司議便于是更賜璽書頒令旗八湖湖北川東二路大小流土諸司悉聽節制貴州提督軍務自吳公始公乃伐石題名并記其事記略曰貴州初不設藩省文皇帝治思州思南宣慰田琛田宗鼎罪因廢二宣慰司始



設藩省地叢土夷又褊甚正德丙寅丁卯鎮守銅平苗寇  
龍麻羊輩嘯聚湖廣川貴境上鎮守貴州太監孫敘請  
于湖貴撫臣中特授一人兼制以便統馭征剿迺授魏公  
英兼制楊公茂元沈公林相繼底定陳公天祥以後不見  
行兼制事然未聞明罷其規殆以事寔而一重書遂除去  
敘請耳頃閱兩江洪公鍾爲巡撫題名記列丁公璿以下  
二十有四人養齋徐公閻續爲記列王公質以下三十人  
餘攷貴州疆理以來勘苗凡五大舉宣德辛亥都御史吳  
公榮討平龍三輩正統己巳韋同烈爲亂巡撫寺丞王公  
詢亟請益師侍郎侯公璉出領軍事有功遷尚書都御  
史王公來踵收全績弘治戊午尚書王公軾討平米魯三  
舉皆廷選重臣推轂而出奏凱而還後有魏揚沈三公  
兼制一舉而嘉靖戊申則龍許保大逞麻陽銅仁間三省  
撫臣持論不相下朝廼議設總督都御史開府沅州以  
討平控壓之遷去輒補蓋國初無巡撫官四方有重役  
簡九卿正貳一人出理訖事卽歸正統景泰間始專設巡  
撫而值大征舉猶遣重臣總督如故然亦隨撤若舊記巡  
撫慈谿王公寔自京出代侯公總督公奉一重書有云

賊勢益日同撫按三司官會 奏顧偶與四川官軍失期  
賴巡撫李公匡督兵殊死戰得無償則慈谿公似未嘗爲  
巡撫也惟嘉靖平龍許保後總督與巡撫竝爲專設而巡  
撫且聽總督節制矣 國家西南一鎮楚蜀黔境壤牙錯  
官混流土民雜華夷三省撫臣類以秦越異觀遇事少公  
聽和衷之濟迺設總督今議撤之而重貴州巡撫兼制事  
柄創頒 旗牌應古授節鉞則專征調之義綱提而條集  
臂運而指隨可守爲簡要彝典茲若居常缺於綏收蠢動  
垂乎芟剔則其失在人不在制矣四十四年聽調

右副都御史杜拯

杜拯字道濟豐城人嘉靖戊戌進士隆慶元年由陝西左  
使陞右副都巡撫是時三司以黔地狹議增楚蜀州衛土  
司又議改程番入省貴竹平代二司爲縣柵會同御史王  
時舉疏略曰沅靖二州與平清偏鎮銅鼓五開六衛之去  
湖廣酉陽播州永寧三土司之去四川俱二千餘里遙屬  
於二省而兼制于貴州服役者輿遠道之嗟蒞事者無畫  
一之軌于民情政體甚不便也革數州縣土司專界之貴  
州其便有十齊民賦役自遠而移之近勞費損於舊者數



倍一便郡縣專心志以聽一省之政令無顧此失彼之慮  
二便軍民力役彼此相濟無偏重之累三便科貢悉諫本  
省禮遇咨遣有均平之規四便司道政令有所責成郡縣  
不敢以他屬爲辭五便府衛互制悍卒豪氓禁不敢逞六  
便歲徵緩急可無失程盜賊出沒易于詰捕七便土酋之  
桀各相牽制不得肆其螫八便僻遠之區監司歲年吏弊  
民瘼可以諮詢而更置之九便釋兼督之虛名脩專屬之  
實政體統相安事無阻廢十便臣愚以爲三司所呈聯近  
屬以全經制其說可行也臣等又勘得各省會城府縣并  
置豈徒備官要以親民事悉下情耳乃貴州獨闕馬軍民  
之訟牒徭役之審編夫馬之旅撥盜賊之追捕藩臬不能  
悉理往皆委之三司首領與兩衛指揮及宣慰司夫三司  
首領類皆異途操持靡定政體鮮諳指揮則尤甚矣委牒  
方承卽懷私計防緝未効及貽厲階宣慰則尤甚矣逞其  
恣睢日事講罰破人之家戕人之命往往如是故士民爭  
欲增建府治而該司議程番府附省會其說可行也貴州  
志載貴竹長官司所轄皆流寓者之子孫與夷民不同又  
龍里衛所轄平伐長官司庭希印誅劓已又尚無所屬俱

應改爲縣治附之程番府爲便兵部覆議程番府改入貴州會省二土司改爲二縣與夫添設同知縣官及該府通判仍往彼地悉如原擬其革州衛入貴州統轄另議是年拯自陳乞罷銓部楊襄毅議曰杜某持一廉而始終如一經三黜而耿介無雙荒服之地方賴保釐雖經自陳仍應留用明年拯調南木竟州衛并黔之議至萬曆二十九年始以平清偏鎮四衛隸貴州

蠲表生曰杜中丞十不便之說誠爲確論當時泥不果行三十年後而有播州皮林之亂其言始驗子因緣往議土之廟堂始以黎平一郡易四衛而貴州幅員稍增廓矣杜公歷官亞卿居鄉爲惡少所魚肉惜哉

副都御史趙錦

趙錦字元朴餘姚人嘉靖甲辰進士由南道御史巡按貴州清軍三十二年因變陳言劾輔臣嚴嵩廷杖爲民隆慶改元起用二年由光祿卿陞右副都巡撫貴州是時程番遷府貴竹平伐改縣之議尚未畫一公會同巡按御史王時舉疏略曰貴州郡縣之制尚缺于會省而諸臣之請有待於今日此誠聖作物觀之會又道化成之徵也所



據諸臣之議府治學宮取諸見存之司署而少加脩葺廓  
充添設官屬俸薪取諸該府之當額而益以帑藏之美金  
與夫通判之改鎮舊府推官之監管錢糧揆之人情政體  
甚便該府乞改命新名係遠人之觀聽亦稱維新之典貴  
竹平伐三司改縣欲行知府盧達待事定後併爲一縣頗  
得慎重之義均爲可從制下改程番爲貴陽府貴竹平伐  
二司并爲新貴縣公歷官南吏書改左都御史

僉都御史阮文中

阮文中字用和南昌人嘉靖癸丑進士隆慶四年由太僕  
少卿陞右僉都巡撫鎮靜不擾廉介有爲處逆酋度巨寇  
不動聲色人莫能窺其涯際六年陞右副都巡撫湖廣卒  
萬曆元年吏部議公贈廕疏略曰故事三品官故查無被  
劾例該贈官未及考滿例無錄廕文中既未考滿止應追  
贈但惟安定之功優於俘獲蓋俘獲之功陷陣衝鋒其跡  
易見安定之功潛消默奪其利難名以故兵部近議劄鎮  
保障之功與斬獲者一體世廕誠爲有見於此况又節次  
擒斬者念等多至五百以上似應量贈一官仍與廕敘詔  
贈兵左侍廕一子

附大學士高中玄公靖夷紀事隆慶庚午貴州土官安國亨安智各起兵讎殺撫臣以叛聞請討之已撫臣去太僕少卿阮文中代之阮來謁事于語之曰吾聞安國亨本為羣姦撥置宣淫播虐遂讎殺安信以致信毋疏窮况安智懷恨報復相讎殺無已其交惡互訐皆讎口誣辭不足憑乃安智不能勝國亨撫臺欲為智伸意固善然却為智所欺而擁兵居省又為智所給而謀動于戈則多矣國亨不服拘提見撫臺若智疑畏不敢出而撫臺遂奏以叛逆然乎哉夫叛逆者謂敢犯朝廷背去為亂者也今夷族自相殘殺未犯朝廷縱拘提不出亦只違拘違拘何以為叛逆乎乃遂輕兵掩殺彼夷民安肯束手就戮故各有殘傷然亦未聞國亨有領兵拒戰之迹固可訪而知也而今必以叛逆論之亦甚矣君行矣宜廉其實而虛心平氣處之若果如愚所聞則當去其叛逆之名究其讎殺與違拘之罪彼當必出身聽理一出身聽理便非叛逆只以其本罪罪之當無不服方為國法之正天理之公也阮至貴訪得其實果如子言乃書報予竝陳處置之略然扭於浮議不敢突變前



說語多依違予乃復之書曰天下事有必當明正其罪者有罪未必真人臣當自爲處分不可於君父前過言之者若中原之民敢行稱亂此則所當上告天子發兵征討滅此而後朝食者也若民夷異類順逆殊塗雖有釁隙本非叛逆之實則人臣當自爲處分不可過言於君父之前何者君父天下之主威在必伸一有叛逆便當撲滅可但已乎而乃事非其真釘入其罪則將如何處也安氏之亂本是安國亨安智夷族自相讎殺此乃彼家事非有犯於我者何以謂之叛逆而前撫臣乃遽以叛逆奏君父在上既聞叛逆之說則法所必行豈容輕貸而安國亨本無叛逆之實乃獨在不測且圖苟全地方官更復不原其情遂至激而成變乃又卽以爲叛逆之證可恨也今國亨上本訴冤乞哀懇切叛逆者若是邪而地方官仍復不爲處分仍以叛逆論之遂使朝廷欲開釋而無由國亨欲投順而無路亦已過矣且安智國亨之讎也非我族類而乃居於省中謂何安智在省則讒言日甚而國亨之疑畏日深國亨之疑畏日深則安智之禍愈不可解是挑之使鬪而



增吾多事也故愚謂安國亨之罪固非輕而叛逆則不  
然安智當別有安插而省居則不可惟在處置之得宜  
耳以朝廷之力卽族滅安氏何難顧事非其實而徒  
勤兵於遠非所以馭夷狄而安中國也願執事熟思之  
也時彼中號令未明安國亨疑畏益甚拘提益不出聲  
言恐軍門以勘問誘我出殺我又恐安智兵來掩殺乃  
日擁兵自衛於是阮乃上疏請兵糧爲征剿計而書來  
計事于讀之曰嘻阮子誤矣安國亨所爲不出者疑畏  
深也今明旨旣下事在必行是真以叛逆處之矣處  
以叛逆彼將叛逆自爲也將不逼而使真手且彼夷酋  
耳而勞師費財卽族滅之何爲况未必然乎未必然則  
惡可已其說長矣是不惟致彼以假爲真而我亦終當  
以假爲真也時在閣思之環牀而走宦官者曰公何環  
牀走子曰思貴州本耳欲從之則非計欲無從則失威  
曰然則當如何子曰今撫臣疏請兵糧征剿安國亨亦  
有奏辭辯証乞哀甚懇固各有說也吾意欲並行之而  
差一風力給事中往勘果無叛逆實則只消其本罪果  
有叛逆實卽發兵屠戮未晚彼安國亨聞勘官且至必

以爲吾身在勦軍門當不敢殺我我出聽理乃可以自  
明彼若出聽理則不該逆自見而乃治其本罪當亦甘  
心亂或可戢也不曰善予召職方郎中至授之意遂題  
覆得請而以吏科給事中賈三近往勸予復面授方  
略乃國亨聞朝廷勸其事科官且來果喜曰吾生矣  
夫吾豈叛逆者哉所以不出聽理者恐軍門誘我出殺  
我也今既有旨勦則吾係聽勦人軍門必不敢殺我吾  
乃可出聽理明吾非叛逆也蓋逢人卽告之語達京師  
先是阮開以五事一責令國亨獻出撥置人犯一照夷  
俗令賠償安信等人命一令分地安插疏窮母子一削  
奪官慰職銜與男權替一從重罰以懲其惡不該道官  
曉諭而國亨母子狐疑擁兵不出如故至是乃始將漢  
夷犯大王實吳瓊阿弟等獻出而母子自出聽審供稱  
其餘人犯俱死逃及奏事未回非有占恠又稱願認於  
六犯名下賠償罰銀六千兩又稱敵殺官兵是時國亨  
在蘭州與奢効忠講理不知安總兵統兵殺死夷目以  
朶楊生阿烏等比伊父兄弟男子姪率衆衝敗官兵奔  
過浮橋淪死願罰銀三萬五千兩又稱願將內列安插



於阿傀織金二處疏窮安插於臥這內列省令退閑將  
安國貞頂替頭目以後再不敢構兵讎殺又稱願革管  
事令男安民權理公務於是國亨卽輸銀四萬一千兩  
送官聽處乃疏窮安智猶堅執不從聲言必欲殺安國  
亨子母將地方改土設流乃已阮乃處其用事撥置之  
人智始伏遂差衛官三員押發智與夷目漢聰等五百  
餘名竝軍器輜重俱背負出城赴臥這織金等處安插  
蓋科官未至而事已定矣乃科官至中途而還於是阮  
乃上其事曰安國亨一介小醜叨承世官奸雄類於豺  
狼詭譎同於狐鼠橫行暴虐不守 王章大肆兇殘狀  
害骨肉縱兵鄰境積多不結之辜名禍門庭皆是自作  
之孽寵嬖倖而私通婦女信羣小而載弄干戈安智避  
難潛逃充極窮迫之慘官兵迫巢討罪致多拒敵之傷  
迹其背違多端誠於法紀難貸該臣欽承 明旨恭以  
部咨行之多官酌乎輿論反覆兩酋顛末事果出於有  
因毒祖屬諸曖昧殺叔起於讒疑拜將封官旣無事證  
可指斬關掠地又無形迹可稽拒敵損兵供自畏死激  
成而首惡已獻納銀罰治皆照夷俗價贖而羣犯就擒

繼恩國貞釋自拘囚而無恙知未怙終安智疏窮挿之  
原因而有歸可因解念卽今遵此五章尚可寬其一死  
乃若安智野悍無知昏庸特甚初懷雪刃之寃而播弄  
官兵繼奉安挿之後而屠掠夷目跡亦彰於肆惡罪不  
下於國亨但念其流離蕩析之中不失爲骨肉報憤之  
志今奉委官解散彼亦息念回巢情旣可原罪當薄罰  
若王喬吳瓊阿弟王實吳彩吳鶴駕劉禮等或投夷窟  
亂或拒敵朋姦自其撥置之禍一死不足盡其辜揆其  
情犯之殊首從亦宜別其等今議照造謀首禍者極法  
加以上刑結夷生事者引例分其贖遣要皆反覆 憲  
章推用情理於刑期無刑之中寓治以不治之意無非  
體 聖世不怒不殺之武而曲全之以竝生竝育之仁  
也且釋一門之隙可以免數省兵糧調度之勞省一酋  
之死因以免衆姓玉石俱焚之烈不惟桀鷲怙勢者爲  
之逡巡而旁觀倖利者悉以歛戢生靈寧謐邊圉奠安  
是皆仰仗 皇上帝德誕敷 天威遠播執政面授方  
略本兵區畫機宜邇者復荷 聖明俯從部議特差吏  
科給事中賈三近銜命會勘先聲所至逆首破膽是以



畏威懷德向化輸忱不煩兵革自爾帖服者也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上請將阿弟行巡按御史處決  
梟示王喬吳瓊回監會審詳決王世臣等編發煙瘴地  
面充軍安國亨祿氏惡卒務卒白穉等姑置不死省令  
國亨退閑待立有奇功另處其糧馬公務責成伊男安  
民同祿氏代管仍委官二員一住大方一住臥這以遏  
二家隙端事宜之日撤回自今處分安插之後如或國  
亨敢再懷隙殘害安智及或安智挾讎棧兵報復俱聽  
臣等遵照明旨行會總兵官嚴誦四省大兵夾剿改  
上設流以為禁遏酋長之戒乃按臣亦奏同阮指又稱  
安智既與國亨相忤難以屬管在與毋疏窮回原管地  
方安插令伊子安國貞管惟一應錢糧公務云云詔  
下兵部議議上得旨安國亨兇惡干紀本當動兵剿  
戮既投見伏罪違奉約束并祿氏等都且饒他一死安  
國亨著革了任閑住令伊子安民代管官慰事安智也  
著伊子安國貞代充頭目如再違法構亂定行剿治不  
饒其餘依擬欽此兵部又奏敘功曰巡撫都御史阮文  
中開五事以責成致二兇之驚服多言指授雖出諸人

黃閣之臣百爾經營是竭其赤心之義并其餘官舍人等通宜分別賞賚得旨重賞文中餘各賞有差乃後月餘文智疏躬奏又至復辯前事乞改土設流浮言且籍籍起予計貴州至京遠甚今前旨下禮月餘安能便得往還此必文智用事之人潛住京師隨便為謀者非必來自智也遂令通政司拘投本之人執送法司究問果有智用事二人係罷閑官承有罪亡命投智者持金又住京師謀事今本寔代為者智尚未知也乃聞發充軍去浮言遂息先是巨寇者念據險擁衆萬餘人僭

號稱王設官拜將宮室服用擬諸乘輿時發兵槍掠

安順一帶地方民夷患苦垂三十餘年有司匿不以聞

阮欽發其事剷除之書來計事予復之曰此賊稱亂既

久朝廷弗得知君乃欲發其事而剷除之可謂忠矣

調度既周方略既定便當舉事吾其佐君成之阮遂發

兵征剿至是擒者念斬之平其餘黨掃其巢穴土地悉

歸州衛版圖深山窮谷無復逋逃淵藪而夷酋旁觀亦

皆震懼阮奏上其事以為聖武布昭天威遠震密

勿樞垣指授所致兵部覆上詔陞資阮及各有功官



有差而阮則啓敘先後事歸功於予乃復之書曰安氏之亂既已底定可免百萬生靈之命而今復建奇勳剿除數十年僭王之叛逆蕩平鬼窟廓靖妖氛俾 正化宣流萬里之外罔弗鬯洽寔 社稷之功也固當勒銘銅柱追踪伏波以示後世顧不偉歟僕言有偶中蓋所謂心誠求之不中不遠者顧何力之有焉自是境土謐寧生民文業兵無征戍之苦官免奔命之勞上下恬熙與中華埒矣予乃爲紀其事

副都御史嚴恭肅公清

嚴清雲南後衛人嘉靖甲辰進士萬曆三年巡撫持憲度肅風裁地方利弊毅然興革無少顧忌於燕官庶務留心稽察貴州政司縮於各兵道至分守幾爲虐贅公不謂然乃疏守巡分住地方其略曰貴州兵巡道各有住劄地方而分守道皆在省會是以所轄官吏軍民人等止知有兵巡不知有分守分守官亦樂於簡靜人咸目之爲隱吏聞其每日投文間有一二甚則連數日全無者不知當時設此官之意果令其知是否也臣愚以爲分守貴益道宜住劄烏撒與畢節兵巡道共理一道之事分守新鎮道宜住

割平越與都清兵巡道共理一道之事分守安平道不必  
附於貴寧道亦不必專設移易改附清軍道兼之仍住省  
城蓋清軍道之事既簡而普定去省不百五十里又同一  
路聲聞易於相通彼此俱便也更易之後凡大小事務照  
各省事規分守兵巡協心幹理官員賢否互相斟酌地方  
機宜互相謀議一應委用官員互相呈請兵刑之事主於  
兵巡分守叅之錢糧之事主於分守兵巡叅之惟詞訟則  
各自問理不相妨礙各道之中如一人有缺係分守即以  
兵巡帶管係兵巡即以分守帶管不必拘定司分別以遠  
道帶之如此則事有責成官無尸曠既得其濟之誼又免  
偏重之嫌亦不失朝廷設官之意上允其議至今守  
之他如捐俸脩路加諸生廩餼惠政種種歷官吏部尚書  
卒謚恭肅

附詩愛山堂今年迎客臨郊館却憶去年爲客時候忽  
風雲多變幻居諸日月易推移誰言欵段能千里自分  
鷓鴣足一枝我故愛山山愛我看山尋起佳山思○關  
索廟將軍廟貌倚山巔萬疊千峰擁後先百戰威名今  
尚在一方禋祀舊相延孫曹幻業煙雲散父子精忠日



月懸我欲推公鄉井念更煩英爽爲周旋

右副都御史林喬相

林喬相字廷翰晉江人嘉靖壬戌進士萬曆二十二年由雲南左使陞副都巡撫萬曆二十四年平定司都保王華與隨府辦事土舍吳惟正爭殺華獻地水西借羅兵千餘蹂踐羊場牌地方復借王汝林王保爲羽翼糾合養古諸寨強賊劫掠官道流毒商旅窺伺清平華處巡撫林喬相巡按楊宏科行副使張斗郭廷良知府王珥叅將王鳴鶴督蒙夫眷上兵于苑里圍之華授首事平二十八年以播

事註誤

吳平僉都御史江東之

江東之字長信歙縣人萬曆丁丑進士爲御史擢發內瑞馮保姦狀侃侃有聲三十四年巡撫市賑田右文田澤幽田恤隱局種種善政爲士民永利又於南門河築磯以隄水名曰蓄磯而賦之賦曰耽瑞子遊黔二稔撫鎮無庸喟然長嘆喟從直指應公懃釣磯謁武侯祠見城南河水清連與梁亘跨曰美哉水中不涇民無魚矣公曰隄津未備豬澤奚繇障而防之亦其事也相與鳩工壘石擁階宛然

蒼極臨流覽勝遂作斯賦其詞曰 余承 簡命言撫黔  
蕃襟楚澤鎖滇垣背鳥納面龍番輝柯金筑簇綺攢播爾  
乃命駕乎基郭飲馬乎流泉容與乎南明凝盼乎富川於  
以相厥攸宜卜築隄開俯察仰觀上虹下紫宛在水中水  
無漫渙迺進三老而問之曰孰有當乎此者乎河水瀰瀰  
盍能使逝者如斯三老對曰僕聞成梁不易防川則難測  
而定之有基無壞民其求賴然則君侯之所指也母亦務  
是乎願聞其槩余告之曰是其源也未窮其際來自夷筭  
達濟出定中匯貫城其漲也湯湯乎若洪濤之浮拍而怒  
號濟激其耗也洶洶乎若清冷之赴坎而潺湲新瀝易盈  
易涸乍沉乍浮與涸俱沒與化俱流遠而環之憂鬱逸而  
綽約迫而封之見阻隘而搏峭峻爲之防驟氾濫而虞決  
低爲之闔時淋澆而逐流睽彼涵潭就伊沙渚方廣得束  
下高合宁弱水中丘南溟蹲嶼積而能去散而還聚穎峰  
天表是曰署賞爲章雲漢秀卓城闔左鬱架筆榜列貴人  
衍清塘之寒漱兮挹犀馬之甘泉吸三寶之靈液兮貫明  
珠以綴連縮北汪之青柳擷西池之白蓮帶霽虹之腰三  
兮極南浦之縈漩于是我臺杭控我坻綫紆介在涯岷安



于覆孟飛翬岩堯作鎮鼎湖象文昌與武曲運經緯以昭  
憲斷鰲首以立極兮臥長鯨之橫堰迴狂瀾于碨磧兮厥  
琅玕之疊巘浮海屋之龍宮兮怗屨樓之非幻步登瀛以  
出塵兮共題名于塔雁左瞻右睇徙倚婆娑俯濯清纓反  
射紋波灘聲陵影晨夕煙蘿若吟梁父忽起漁歌伊惟幽  
人嗽流枕石心遠地偏山青水碧灌木叢陰匿景逃籍希  
躡嚴陵垂綸自適維九鼎以一絲兮客星隱而名高棹扁  
舟之去來兮汎不繫而逍遙遺名利于煙水兮委直釣于  
釣鰲一水盈盈對瞻古廟錦官祿嚴諸番竝矚懷美人于  
三顧兮鱖魚水之遺奇余心悅其盡瘁兮鼎足成而運移  
誕天威以擒縱兮烏鬣震而靖夷儼遺容于戶祝兮据最  
勝之江湄嗟臥龍之蟠澗雖百世其可師爲龍爲魚一潛  
一見出處俾時護魚虎變旣葆真而闕秀斯人傑而地靈  
榮光塞河御靄鬱蒸乘桃浪以遊翰海兮涓熊飛而干城  
挽天河以洗甲兵兮騰八陣之遺英歇蘭若而奪琳珪兮  
橫二表于承明進可獻而退可懷兮憂則違而樂行山之  
高而水之長兮登斯臺其含情匪大夫作賦免爾榮名髦  
士壯懷之磊落惟先哲之是程二十七年以播事註誤

鄒銓部元標著江公傳新安海內名區也故稱財窟今稱才數名碩項背相望以予所觀記若吾友江念所中丞者大節冷冷置諸古司直中不知雄雌乃以用兵誅死于閔世之人不亮其初終猥流俗之毀譽也作江中丞傳中丞名東之字長信別號念所歙縣人也宋有汝剛公者由三衢來倅歙遂寓歙長子孫其苗裔汝稱爲邑諸生封侍御者即公父有奇徵而生中丞登萬曆丁丑進士爲人魁梧倜儻初仕行人輶軒所至咨諏詢訪不遺餘力既官御史勃勃有理輪志江陵柄政與馮閣求衷爲奸兩人以徐爵爲敵江陵外言非爵不入馮閣內言非爵不出爵又時以獨討令兩人交疑交驩兩人者不得而測其倪嚴事之夜至禁門守衛者不敢詞問江陵死益橫無忌公默自計曰夫此么麼者濁亂海宇日久而保以爵爲腹心病在腹心不治即虜扁望之而走忿而疏爵不法狀上怒而下爵理滿朝震悚于是疏保者疏江陵逆僕逆黨者紛至而城社肅清矣公于是益感激恩遇知無不言疏至中丞宗載陷御史劉臺事王得成去是時王方掌院事公以副封進王笑曰



柱史復何言公亦咲曰爲死御史嗚冤王曰死御史誰  
氏公曰劉臺王愕然曰誰尸之而誰寃之公曰卽乃公  
王踉蹌歸邸舍待罪至今烏臺譚之猶有生氣然人人  
目攝公矣 舊書督理也牧畿輔畿輔人聞江御史名  
多咋舌去會虜賊黑谷關邊臣及諸帥掩諸幣以功  
聞爲按臣李植糾發 上命公輟也政往蓋異數云重  
臣復有爲邊帥地者公矢心告曰東之生平不敢負國  
欺君亦不敢故人博名高說者慚而退至則諸掩飾詳  
密無所得聞公佯出郭外觀園蔬青映人立命健兒取  
畚鍤來極蔬下窖死者枕相藉而創痕尚血漬未乾  
將始伏辜公竟據實報坐諸將死邊事大振丁御史此  
呂叅江陵科場諸作奸者海豐楊冢宰謂御史言過誅  
求具疏叅御史外謫公適自塞上歸懷袂起曰十年來  
以賢書爲奸藪者人知之冢卿獨不聞乎亦具疏叅楊  
言有所爲人不能堪公言最多請蠲請賑請免徭役及  
禁私宮皆不能盡紀每疏出都中爭相傳頌 上無弗  
嘉納也者有 詔江東之盡忠言事可盡其 特擢以  
彰忠藎晉光祿少卿升太僕少卿是時諸官羣駁下者

皆江陵舊，多回面內愧心熱，又恐人暴其短，從旁揶揄諸少年，不容遂有起而擊。賜環諸君者矣。公曰：諸臣無罪，言江陵與不善事新貴人，其罪諸臣可議。臣請與俱罷，人遂以堂擊公公力求去。上使使至，皇極門諭留，又異數云：亡何公又言：大塔山事羣起而攻，公左遷，職方員外郎出知霍州，病免歸，而有胡夫人喪，大事既畢，築室瑞陽之阿，曰：吾將老焉。上手詔起公知鄧州，升僉事，備兵沅州，尋轉南光祿少卿，入承大理，晉左少卿，署御史所平反甚多，會與銓曹異議，升公都御史，巡撫貴州，犂畫多大，猷惠民，有旬備荒恤武，右文，有田窺鑛稅有疏，墮下流有變，省其鉅者，首議建天柱，銅仁二邑，擒烏撒酋，平高寨，苗俘獲百餘人。上聞，賜金帛，有差最苦心者，播酋讐五司，五司在黔門庭中，日苦殺戮，公以赤手枵腹，鼓舞數千兵士，即不支，乃其心在報國足錄，而諸臣未履疆場，乘公致仕，以文墨繩公，得削籍，報公遂飲恨死，嗟哉！元標兩入朝，咸席未煖，去與公跡甚踈，心最偉公者，一不能及公者，三公艱子娶武林婦，值其夫固在也，禮而歸之，此所偉公者也。同



年舒比部疫死餘一子公入室抱其子歸以子字之舒卒得祀丁侍御以言謫讒言蜂起公獨以身冒衆猜不計人問故曰朋友道喪吾將以身爲餼羊此所以愧公服公無能起公九原而下拜公也公子爾松痛先公沉鬱卽世數使使來索公傳予折簡曰異世必有董狐爲子尊人千秋者子卽欲握管有懲于吻不如無傳爾松督之急予謹撮其大槪觀室者觀其隅中之魏哉可知也爾松以爲略世必有野史以增吾未備者在矣論曰江公以言被上寵命數矣其被寵命也朝臣反目者曰此必有陰爲地者乃寵者之獨不勝忌者之力一言而晉靈再言而歸三至而削籍有爲地者如是乎雖以明聖如上亦不能不爲投杼乃知蓋臣孤立一意明君樂謹言旌謬諤也于今日良難哉

鄒爾瞻著江中丞傳後客有習中丞者曰以中丞風猷稍稍儉德當自完璧惜不習兵用兵卒取困予曰子謂中丞困乎人臣事君在盡心力否耳中丞撫黔誓不與酋俱生天日爲昭倘遭其變爲顏之罵賊馬之裹革其所優爲不能以一劍酬主者天也客曰中丞如輕發

何子曰奔蜂攫體子搏之乎曰然曰子奈何議中丞輕發耶酋日持干戈各酋蜂也蟻聚川原厭人之肉流人之血若坐待其變無論不為城池人民計即穴勾公所不計且辱國矣故議中丞輕發者是處臬室未覩江滄風濤之惡而咎濟者之善弱也曰吾固知江公苦心但當審而應曰子以刃與挺較孰勝曰刃勝以一人與千百人較孰勝曰一人而敵千百人其數不勝曰子既知如是而復咎中丞不審而應乎曰古有以寡敵衆轉弱為強者何術曰寡與衆弱與強非大相懸殊之謂也黔與蜀爲當衆寡強弱何管天淵總督大師未臨播兵一指茶江城破殺兩名將伏尸流江津重慶騷動黔有之乎夫以一彈丸地無兵無饑公徒以一腔血誠拮据槍攘中尉而爲將市傭爲兵死鋒鏑者自父母妻子咸無怨言非得素附循士卒能然乎客曰然則中丞一無遺議矣曰有曰何曰吾聞自古未有無居中調護而成功于外者公自關部及要人皆與之齟齬一有機中時露白簡即功其孰與我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以夷治夷從古已然安之與播蟠互糾結其來已久即罪當聲討



孰爲後先不度力而縻安驅安而與播合陰以抗公顏  
行播固播也肘腋之播不可邇也是公不濡忍縻夷而  
過之深也公之意曰吾以天朝殲此小醜如泰山壓  
卵然不知泰山高不可邇即一播後來諸君子所以請  
兵請餉左羈右縻數年艱辛萬狀者何如矧公直兩播  
爲之厄哉九原而作公當以予爲知言雖然公清風愷  
澤遍于黔人黔人聞公歿至樹棹楔思公吾友郭中丞  
相奎繼公後亦謂公遭時之艱極身無貳慮可念後世  
不忘子公見之此豈可知力爲哉客曰不以成敗論人  
而中丞一腔真心得先生益明先生言公而核非先生  
往履黔習黔事不悉也請藉之異世當不謂先生阿所  
好者

蟾衣生曰予著黔記九名公傳止載黔事不及其他例也  
即江中丞傳亦然而予又愆夫後世不睹中丞之全也因  
友人鄒爾瞻寄所著中丞傳并刻於後庶幾後世讀黔記  
者知中丞黔政讀爾瞻傳者知中丞大節嗚呼備矣予在  
楚與中丞藩臬同官比承乏黔與中丞先後同官乃中丞  
質志以物而予不能一伸白也誠愧之矣誠愧之矣

點記卷三十六目錄

官賢列傳五 巡按御史附  
評屬行人

御史吳文恪公訥

御史伍星會

御史郭本

御史黃本

御史王鑑之

御史鄧序

雲貴撫刑郎中朱守宇

御史敬天

御史陳斌

御史黃妻敬公鎬

御史宋有文

御史楊純

御史包裕

御史陳策

御史王一言



御史馬毅愍公炳然

弟自

御史丁養浩

御史黃炫

御史黃簡肅公珂

御史張惇

御史周文光

御史胡瓊

御史徐文華

御史席春

御史戴金

御史周廷用

御史劉廷蓋

御史陳邦敷

御史郭弘化

御史王咨

御史趙大佑

行人夏文愍公言

黔記卷三十八

泰和郭子章相奎父著

宦賢列傳五

巡按御史附  
部屬行人

御史吳文恪公訥

吳文恪公訥  
在汝土  
吳文恪公訥  
直今外及

吳訥字敏德常熟人永樂末舉醫生宣德三年巡按綜覈  
精明百度振飭尤注意士類著小學直解訓之比還三司  
以百金爲壽追送之涂公不啓題詩封上曰蕭蕭行李向  
東還要過前涂最險灘若有賊私并土物任教沉在碧波  
間其廉而不激如此歷官右副都御史卒謚文恪

御史陳斌

陳斌浙江人宣德七年巡按奏篋子坪生苗梗化累肆劫掠請命總兵蕭棧發兵四面攻之必可殄滅上諭行在兵部尚書許廓等曰蠻雖常劫掠若防守嚴密安能爲患何至梗興兵殄滅天地生物虎狼蛇蝎何所不有豈能盡滅之但當慎防而已且彼蠻夷亦好生惡死宜今授及貴州三司差人撫諭使改過自新

嬪衣生曰苗繁有徒自唐虞至今莫能殄也虎豹蛇蝎天地且生之而况於苗乎 祖宗仁厚何殊成周而貪功喜

事之夫動稱勦苗越屑 朝廷之金錢就司馬之功名戕劉邊圉之赤子博子孫之錦衣使遇 章皇帝當重譴之矣

御史伍星會

伍星會字聚奎廣西義益人宣德十年舉人歷官陝西道御史景泰四年按貴州陞湖廣僉事以敢言爲時貴所嫉遂擠之外星會亦自負其氣執法不骫尋自免還家

御史黃襄敏公鎬

黃鎬字叔高閩縣人正統乙丑進士授御史己巳巡按值



苗亂道梗鎬率徐資簡精銳千人進至鎮遠躬擐甲胄與  
賊戰敗之徐資死焉時興隆清平皆被圍平越尤急鎬嬰  
城固守凡九閱月士卒掘草根煮皮甲以食鎬多方勸諭  
振之身同其苦後 朝廷遣援兵至鎬率三軍內外夾攻  
賊乃遁按貴三年凡五十三疏皆見納采歷官南戶部尚  
書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敏

贛末生曰通志黃公傳景泰間任予讀王繼之孔中丞忠  
節岡文俱稱公於正統已巳出按是邦景泰當改正統舊  
志稱公成化初誤矣

御史郭本

郭本字道克融縣人景泰二年進士歷官御史七年巡按  
貴州又巡浙江時權璫肆惡本疏劾之謫雲南永平典史  
得量移太平府同知又乃擢知太平自慨不得一處才力  
豎以疾歸

御史宋有文

宋有文四川涪縣人景泰甲戌進士天順間巡按激濁揚  
清發奸摘伏不事鉤鉅翕然稱神明歷官右副都巡撫其

肅

御史黃本

黃本 人成化十二年命雲貴清軍副卷還京汪直令  
韋瑛搜得象笏一執送錦衣衛問爲民

御史楊純

楊純 隣水人成化中進士授御史拾柒年巡按貴州斷決  
如流任滿百姓乞留一年上許之民謠曰隣水楊但願  
年年巡貴陽貪污畏法軍民安康陞陝西副使去之日黎  
獠遮道攀留

御史王鑑之

王鑑之 會稽人成化丙戌進士拾玖年巡按貞廉率人蠻  
夷信服時都勻酋弗靖單騎深入喻以德意酋感泣投戈  
降一時諸郡獲免軍興之擾正德三年任刑部尚書四年  
致仕

御史包裕

包裕 字好問臨桂人成化戊戌進士以撫州推官徵授御  
史弘治元年巡按貴州寬洪仁恕耻以鷹擊鷙蝮爲能凡  
事務通民情不怒而威尤加惠執獨悉收之養濟院亡失  
所者已出爲雲南僉事歷副使會邊夷叛督兵討之有功



錫金襴所區畫地方事宜無事立異而遺利自廣滇人賴之移病歸日以詩酒自娛採山釣水登覽嘯歌勢利芬華泊如也所著有拙庵稿

御史鄧庠

鄧庠字宗周宜章人成化壬辰進士拜御史上疏極言時事力詆權要按陝西鎮守閹宦誣尚書余子俊妄費糧餉庠申白甚力言觸閹宦貴州夷弗靖撫臣請加兵命庠往勘上言宜從撫諭免之歷官戶部尚書

御史陳策

陳策字廷獻武陵人成化丁未進士初知宜興縣徵拜御史謹於持憲論事率循忠厚弘治十一年巡視貴州後按廣西皆得憲體歲甲子河南監試廉鑑得人士論翕然歸之

雲貴恤刑郎中朱守亨

朱守亨字中孚桂陽人成化己丑進士歷刑部郎中在職嚴謹諸司奏牘悉委看詳錄囚比歲及雲貴多所全減成化乙巳卒

御史王一言

王一言字行之內江人進士弘治七年巡按端疑嚴重吏不敢犯民不忍欺論者謂一言如雨露霜雪各以其時十二年陞雲南臨安兵備副使儲城池儲糧餉公署學校恢擴一新軍民利惠興華殆盡歷官僉都御史巡撫陝西禦虜渡河溺水死

御史馬毅愍公炳然 弟自然

馬炳然字思進內江人成化辛丑進士由嘉魚知縣擢御史弘治間巡按貴州出守西安才名益起陝副都御史巡撫夏正德壬申總督南京糧儲至湖廣青山江中遇流賊劉六爲所挾令作書退軍不從遇害妻女俱溺水死事聞贈右都御史諡毅愍弟自然由進士弘治間爲貴州右叅政剛毅不撓有炳然風

墳衣生曰予讀羅侍郎死疏王廷昌親斂炳然面劈一刀而去其鼻身中兩箭而傷其肋臣即跌仆在地口鼻流血昏暈沉寘如同氣絕乃知前輩友義若此其篤也雖然死不獨爲炳然也疏又曰臣死在旦夕尚恐賊竊生計或至擁如盆子者一二人焉馳驚中原誘聚不逞百姓愚頑未明逆順諸將狐疑益見逗留事機一變成敗分焉而其後

卒有宸濠之變嗚呼其真忠且智哉

御史丁養浩

下養浩仁和人弘治九年巡按鞏鹽宗通下情有按薙闕  
門之風興學育才以教化爲兢兢所至多吟咏與二司賡  
和不輟歷官雲南左布政使

附丁御史詩安莊道中畦田百壘鎖山腰雨後流泉似

海潮青嶂午陰看飯曠碧林秋靜聽鳴蛩一簾暝色人

歸市萬壑腥風虎過橋更待月明刀斗靜滿天蒼碧夜

迢迢○普安公署好山如畫壓城頭盡日嵐光翠欲流

峻嶺刺天偏礙月密林藏雨不知秋雲開錦嶺橫當戶

風約寒泉半上樓老我栢臺看未足欲將書劄向瀛洲

○僉事羅昕和丁直指韻春風射策殿東頭曾許衣冠

接盛流老我天涯甘瘴癘多君皮裏有陽秋陰嗑寒谷

春如海笑落千村月滿樓驄馬明朝催曉發去思人隔

鳳麟洲○龍里公署和韻雨過龍山翠欲沉晴光多在

屋西頭不隨客子愁多瘴應共農家喜有秋松菊久荒

元亮徑風塵猶礙仲宣樓梓柯東去鱗鴻香半載無書

到廣州



御史黃炫

黃炫字敬潤浦圻人成化乙未進士授江西高安知縣為政嚴峻豪宗屏跡拜御史堅持風紀不畏強禦弘治四年貴州都勻苗亂勅炫往紀功改土為流改州為衛厥功居多陟大理寺丞

御史黃簡肅公珂

黃珂字鳴玉遂寧人弘治間以御史按貴州卓有風裁然持大體不以鷹擊毛鷲為治比用師夷落命公紀錄前賢鯨鯢不擾旄倪嫗煦脅從解縛微纒凡剽掠克級者悉斬

以狗惠威交暢卒以成功其後開府河湟護餉伊瀝飲二論功增秩廕子歷官兵部尚書宸濠求復護衛吏持牘上公堅執不署竟莫能奪掌憲留臺晉司空致仕卒謚簡肅

附詩御史戴克贈紀功黃鳴玉道長臺端風裁久推君

野鶴年來已出群直道名高溫柱史先聲騰落李將軍運籌已脫囊錐穎獻捷星馳露布文當守論功優典在隣燈應有隙光分

御史張淳

張淳合肥人弘治間巡按陞峻整孤立吏不敢犯平普安

米魯之亂能以獨斷成功

御史周文光

周文光字實夫金華人正德十年巡按時遶東都勻苗寇充斥公題稱都指揮潘勳權繼武王言滿弼管糧叅政胡濂叅議蔡潮不聽節制輕犯賊巢潮又差人止總兵李昂緩兵不進以致殺虜都指揮權繼武王言千戶何宏伍經百戶顧恒死亡軍士六百名潘勳滿弼遇敵退怯都指揮金章等并胡濂蔡潮俱合提問兵部覆題上曰地方用兵潘勳金章等且都不提待賊稍盜并論四川剿楚蠻流毒貴州公疏稱四川巡撫馬昊調兵剿殺蠻四散再失繼以芒部烏撒夷羅烏合滋蔓貴州發兵川兵不至水西土兵被傷再潰槍掠致繼弼節等衛屯堡殘破馬昊既不會兵遏截又不發兵策應四川叅政彭杰金章石祿便安適已緩於救援乞將馬昊等正罪兵部覆題馬昊調兵剿賊不先會貴州遏截誠爲有罪昊已被劾請勅切責水西兵再潰槍掠事在貴州非昊所能顧理彭杰石祿緩於救援亦恐別有妨礙况四川巡按御史未曾勘明回奏見今四川松潘叙瀘兩處用兵緊關用人合無將馬昊彭杰

石祿俱記其罪侍四川事盜并論公以都勻賊平陸倅一級

御史胡瓊

胡瓊延平人正德十三年巡按威望風采凜不可犯先是黔俗蹟鬼巫覡陰操禍福權以惑人瓊首厲禁之毀淫祠不在祀典者數百所治巫覡如西門豹治鄴故事一時民俗丕變至若劾總兵昌佐之貪婪抑中官王誨之豪橫狐鼠輩思慮濯不敢憑城社作威虐矣

御史徐文華

徐文華嘉定州人正德間遊按甫入境會有阿賈行禮之變密相機宜得其要領遂授偏裨以奇策殲厥渠魁夷平至今貴之人譚其事者頌公功不衰庶官大理寺左少卿嘉靖六年以議獄謫戍隆慶改元贈右僉都御史

御史席春

席春字仁同遂寧人大學士書之弟也正德丁丑進士十六年以御史清戎雲貴是時貴州巡按御史胡瓊毀城南聖壽寺爲名宦祠春爲之記畧曰易佛宮崇名宦胡子知化理矣於學宮得文昌廟曰是可爲鄉賢祠已於城東得泰嶽廟曰是可爲貴靈道已於城南得南卷山幽林茂地



棄宇私且闕里孔中丞去思碑在焉曰名宦祠其無可易是也遂撤寺額去佛像摩僧徒而人之乃更合者諸賢宦功德在民者一十六人置神位祀其中君子曰胡子知化理矣貴州古鬼方高皇帝設宣慰司建郡縣以控馭其地春文皇帝又設藩省以臨制之百六十年餘易夷俗而文物禮樂與中夏諸大藩等政化大行矣佛老猶盛則鬼方者又易趨焉胡子按茲土去邪崇正是之謂得其位行其道以黜之者胡子知化理矣歷官翰林院學士吏部侍郎與尚書汪鉉詬免

附詩層臺道中地險悲長道天空信短亭薄烟時典  
稔氣尚真真水落汀沙白雲移嶺樹青輕寒侵病骨奔  
走魂山靈

御史戴金

戴金字純夫漢陽人正德甲戌進士授御史嘉靖七年巡按四川會有芒部之亂保等聚兵寇掠金奏調官軍擒殺保復立隴勝爲王守權署府事候有功日奏請實授又疏芒部諸地與烏蒙爲椒水西並合東川等夷互相聯絡尋常因事讐殺與小醜出沒乘機竊掠乃其常事而畢

節實諸夷出沒之所川貴藩之區必武備修舉而後外  
患潛消及查威清地方南跨廣西之田泗西接雲南之霑  
益利害所關亦不為緩宜令威清兵備韓任英駐安莊衛  
專制安南普安地方仍於貴州添設僉事一員迤西兼管  
該道分巡畢節烏蒙烏撒鎮雄東川赤水永寧四府四衛  
一司合用軍士即於四衛取用仍於新添馬步官軍三千  
數內存留一千於畢節應更番者更番應操練者操練錢  
糧站馬通屬管理亦聽四川撫按節制如此則官有專責  
藩屏無空隙之虞人有忌憚犬羊絕窺伺之念一司之費  
有限地方之賴甚多貴州畢節設道自金始十七年任貴  
州左叅政歷官四川巡撫法紀修明人咸憚之終兵部尚  
書

嬪衣生曰芒部之役始議改流繼議立土伍文定主剿戴  
金主撫後事雖稍定而改流主剿者未爲失策也蜀之改  
流者馬湖龍安建武黔之改流者思石鎮遠銅仁滇之改  
流者武定順寧今遵義平越又改流矣何禍亂之足虞而  
獨於芒部不爾邪機會可惜張主不定至今黔蜀人猶稽  
腕云

附鎮雄始末芒部烏蒙東川烏撒四軍民府皆古蠻夷  
皇明歸附以土官撒氏阿氏普氏那氏世襲知府嘉靖  
初芒部隴慰子隴壽隴政爭官讎殺政謀殺壽又欲謀  
其子隴勝率衆以叛巡撫都御史王軌奏調官兵擒政  
及其嫂支祿繫獄死奏改鎮雄府設立流官舉重慶府  
通判程洸試知府掌府事改置長官司四以阿齊等四  
人爲長官五年程洸招募流民占種夷田沙保乘機以  
隴勝及隴壽故部下阿得獅子孔等枝蠻民聚衆爲亂  
六年攻破府城逐洸奪去府印川貴撫按奏調漢土官  
軍征剿沙保詐稱已死主者弗察誤以捷聞各陞賞  
有差七年沙保等復聚寇掠巡按御史戴金奏調官軍  
擒殺沙保復立隴勝爲土官權署府事仍候有功之日  
奏請實授職銜嘉靖三十九年土夷阿堂叛逆盜印奪  
官攻燒府治又讐殺露益百姓四川雲貴三省屢次撫  
處不悛巡撫四川都御史羅崇奎同雲貴兩省軍門合  
兵擒斬阿堂及其餘黨阿科祿哲等東川以盜

御史周廷用

周廷用字子賢華容人正德辛未進士由宣城知縣拜御



丈出按貴州值香爐山苗叛大司徒鄒忠簡公時任巡撫  
同心懋烈事竣廷用撰碑紀之其文曰貴陽荒徼時維外  
藩限山作鎮界石爲垣曰有爐嶺險踰劔門三苗素窟憑  
此作昏粵惟正統大肆陸梁我皇赫怒出車千驥拜師  
七月成功未襄戎旅旋旆示以歸王阿傍阿苗溺此毒瘴  
信信哨聚於山之巒嗜爲寇亂恣行剽掠滔天阻兵氣  
談薰灼越自丙子至於丁丑彼黠衛邑阻絕道路憑據執  
甚萬夫莫有屠我軍民戕我官守憲臣疏聞天子塵慮  
廼命鎮逆兵旅大會付以軍機授以師律奕奕金戈蜚蜚  
羽檄撫臣憂言武不可旣載示皇仁載諭聖意維彼  
醜虜愈恣兇逆暴非德馴任罔言制乃用群謀乃調士卒  
土兵官軍桓桓化化參以文武分以管轄於帝是類於山  
是祭椅角分布縱橫載陳統以諸部蒞以威神玄甲耀日  
朱旗慧雲乃樹電幟乃駕鸞輪彼苗何恃恃此層山山不  
可恃天罰攸于矯矯勇士罹此兇殘揮肉亂墜凜不動顏  
且言虛實告示同班我士益勵我兵益揚懸以千金義力  
奮強下攻九地土入穹蒼陵彼巢穴伐鼓琅琅衆軍咆哮  
排山登陣萬仞雜沓唯類無遺橫屍成嶺流血爲池遠兵

苗裔納款來思馬騰而驤士飽而樂貴之卒夫解甲生活  
貴之婦女迎門笑躍破險除兇邊疆再拓捷書上奏乃  
開明堂論功授賞金帛輝煌曰茲文武實惟忠良於樂奇  
功昭徹遐荒勒茲隆碣永代熙昌遷浙江僉事四川副使  
芒部夷叛御史戴全委督軍務奏膚有功更署學政著緒  
論三十篇以戒諭學者文多近古陝江西按察使入覲夜  
分讀書不缺而俗吏多謀孽之權秩歸卒所著有八厘文  
集

東橋顧璘國寶編曰子賢才粟超融之鋒迅湧傳涉極  
記培滋詞本故援筆長賦爛然成章氣調儻豪所不寬  
于俗獨下意名品為御史言事多觸時忌及為監司每  
不善遷合失權近意或放口論諸人淺深略不旁顧每  
勸之曰阮嗣宗不言人短長衿叔夜服其遠害辛吾子  
加意然卒蹈之乃其天性割直不回固一德也

附王晉溪奏議為十分緊急賊情事看得巡按貴州監  
察御史周廷用奏稱貴州迤西地方俱係四川所屬夷  
寨該道守巡官員經年不行巡歷所屬土官目犯得肆  
桀驁夷苗頻年構亂凡遇行文催取各官前來會勘撫

處視爲泛常執初不聽正德十三年十一月內四川叅議崔旻僉事王芳都指揮周爵方來貴州各官因循推避未見成功夷羅反肆猖獗官軍遂爲殺害道路愈見阻塞叅稱崔旻周爵託故先回王芳妄稱夷賊與彼地方無干擅調女土官奢爵夷兵二千餘名行文赤水衛支給口糧帶軍裏出城及將奢爵帶送永寧不肯放回等情要將王芳罷黜提問崔旻周爵行令戴罪前來會同貴州各該官負相機剿捕事竝就彼提問一節臣等議得御史周廷用所奏不爲無見但據貴州分守叅政林茂達等所言終係一面之詞如前項巡按四川御史黎龍奏據四川分守叅議崔旻等所言自指揮朱永守備誤擊水西芒部結親白羅羅爲強盜監故以致烏合蠻衆索要陪償人命等情則是累起貴州不獨四川守巡官之責緣事干兩省各執一詞若不差官查勘不惟事不明白各不輸服抑恐處置不當大壞地方合無請勅差給事中并刑部郎中各一員前去四川貴州交界地方吊取節次奏行案卷從公體訪設法查勘要見各種蠻夷作亂果由何人造端塔疊累次槍殺果係何人



遲誤勘處玩寇養患何人處置華方致失夷情或自昔  
遠夷反側難定兩省地方各因用兵多事以致妨誤并  
御史周廷用奏龍各奏事情逐一推詳根究得實務在  
事理不偏情法兩盡使有罪者不得倖免無罪者不至  
濫及軍衛有司應問人犯就便提問干礙方面以上官  
奏請定奪及所在官司隱匿卷案占湊人犯不服追問  
等項亦聽就彼提問叅究事畢之日回京復命仍將處  
置兩省夷情事宜查議明白另行具奏定奪正德十四  
年六月二十一日具題奉 聖旨這地方事情關係重  
大差刑部郎中錦衣衛千戶各一員前去依機從公查  
勘明白議處得當奏來定奪

御史劉廷璽

劉廷璽字器重安福人正德辛未進士授御史 肅皇帝  
初即位公疏請法祖宗勤政事以親儒臣昔 文皇帝御  
左順門晚朝畢面諭近臣勛以隨事匡弼毋但面從 仁  
廟賜輔臣楊士奇等繩愆糾謬圖書皆有故事 上嘉納  
之嘉靖二年巡按貴州性狀介滄苦自如按部屏除阿導  
匹馬雙旌徧歷荒徼發獲植伏凜若神明

御史陳邦敷

陳邦敷字自寬乾州人嘉靖九年巡按後謫新添驛驛丞  
憫黔中驛遞走馬之苦著養馬謠其詞曰白牌使者行來  
疾照黠徵名催赴驛貧家難借買馬錢夫婦悲號心戰慄  
三五狼牙雄赴赴氣蒸烈焰如牛乳割鷄欸酒不暫停鐵  
索攀拘逐先走嗟嗟我死聊自足難免妻兒受凌辱坐連  
隣里譴責歸領保餘期承應役前度養馬遭蕩敗典盡家  
延仍負債鞭笞成阻尚未平今復擔當無可奈邊軍設爲  
防邊計額外軍徭無定制雜派走遞牌兒夫轉輸征調門  
厨隸養馬古是民家差忍使貧軍墮此災土官土舍萬頃  
田不向公家納一錢縮夫下寨牧馬錢土官土舍索人事  
稍有不遂即支吾號令傳呼寨門閉各捏虛詞巧飾爲公  
然不出當官對白日蠶蠶生浮雲卒究貧軍獨何罪含冤  
控訴誰作主官畏土官如畏虎一勺不到即停牌碌碌頻  
年自修補我生不幸在邊垠軍代民差如轉輪嗟夫滇黔  
過客讀此謠不酸鼻而流涕者非夫也

御史郭弘化

郭弘化字子弼安福人嘉靖二年進士授御史十年巡按

以諫採木採珠削籍爲民卒年七十六隆慶改元江西撫  
按任士憑蘇朝宗奉 遺詔以請銓部覆 題本官氣秉  
剛方心懷靖獻在官則抗言激發百折不回居鄉則守已  
清嚴一貧如洗贈光祿寺少卿

御史王杏

王杏奉化人嘉靖十三年遊按英風峻節一時凜然吏治  
民瘼衷情若辨黑白大猾斂手貴州諸生附試雲南道里  
艱阻公奏請就本省開科從之定解額雲南四十人貴州  
二十五人行縣之暇喜吟咏貴州城西五里有聖泉公樂  
而賦之客有謂曰岡子曰耿茲牂州蕞爾一阪仰視中原  
猶寄黑子於人身之一脰其間怪石累疊如吐如吞層崖  
業業如結如浮蟠蒼聳翠連亘綢繆是固子之所徧歷而  
旁收者洪邊之曲貴山之幽有水一泓天鑿其湫名曰聖  
泉謂匪人謀是殊方之獨擅亦賢士之遨遊子嘗知之乎  
不也日岡子應之曰吾嘗見茲邦之水矣高者懸瀑下者  
聚漚拓者爲港窄者爲溝廣不能容大壑之饒深僅足泛  
坳堂之舟何乃茲泉之名得爲聖者之流子言迂矣殆亦  
未之詳摻客曰嘗聞之天惟至公不愛平道地惟至平靡



惜其寶人文正氣中原多抱山谷之深溪流之巧彼蒼或  
爲殊方者造之子胡視之乎眇瀟也哉空言無徵泛聽亦  
貌口誦之真不如目擊之了請乘子之暇屈子之輶爲子  
御重輪駕細裏借煙景於頂史拂風塵之繚繞相與觀茲  
泉之淼淼以明予言之非矯日岡子可之乃惟季春天日  
朗饗言抹其駒言膏其轡循郊墟以啓行遡層阿以深詣  
動微翠於干旌納輕颺乎短柁屹萬崖之陰森忽一壑之  
清麗聲出竹以冷冷風拂面以洩洩客曰斯聖泉之際也  
請於是乎少憩以惠吾子之睇日岡子下車而艇之南山

之曰惟裕裕中涵一窟甃以方圓水冽其漸激瑤滴旋石  
踞其鐸排瑤列硤湛波光之上下捷瞬息乎飛旋俄而瀾  
漫漲於巨川條而翕聚匯於重淵有若巨海之蒼兮噴濤  
吐浸以侵軼乎八埏霎颼風之恬霽兮吸領回涎有若王  
之麗於日色兮晶光蕩漾於藍田迨其靜闕兮斂之于半  
畝之烟聽石鼓以爲候兮輕重互爲其闌任論竿以爲測  
兮高下各得其平迭往來之相繼兮殊過續之不愆迅時  
候之反覆兮妙消長於疾涓陰不能使之溢兮賜不能使  
之腹旱不能使之涸兮滂不能使之佃僅一斗之涵容兮

浩氣吞吐乎旻天寄白雲於野草之隩兮宛湖汐之紳縮  
於大江之壘疑日以視兮凡幾轉圜窮神以索兮莫測其  
然將以爲石竅之閤而通兮泥藪或有時乎闕填或以爲  
沙水之壅而成兮陵谷又若是乎屢遷是必蒼蒼之上兮  
結構於太乙之前神以爲之範圍兮數以爲之陶甄星宿  
其揚波之脉兮河漢其濫觴之源浮槎無所於窺兮鮫人  
求涉其徧顧謂其客曰是誠聖矣非子之言幾失此泉非  
茲泉之勝幾不味子之言妍繁中原之未見諒大化之獨  
全已無有於蜀川之峽又奚數乎大理之滇也哉客喜而  
笑曰因野人之談而見與君子之明諍否者將不與泓澮  
之盈同湧湧邦是故嘉賞之有待抑亦茲泉之有緣於是  
汲水烹茶釣鱗煮鮮採蘋採藻充皿羅籩泛玄酒於蓬壺  
兮飛瑪瑙於瓊筵啜以遊兮縱真境之無邊廣考槃之  
章兮相與詠矢於弗諼咏濯纓之歌兮挹爽於滄浪之連  
迹者如斯兮悟造化之真傳以茲爲鑑兮戒光景於流連  
日臨於酉兮驗消息之有先樵歌送清兮倚斜曛於崦嵫  
之巔徜徉天地兮竝匹馬以言旋次第其事於石間兮俟  
來者有考於斯編曰岡公號也

御史趙大佑

趙大佑字世胤浙江太平人進士授御史嘉靖二十年巡按果敢峭直執法不回臨大事決大疑片言而止土酋有陰懷不軌者擊之威名遂寢其謀歷官兵部尚書隆慶元年卒大佑博大和雅勤習政事馭歷中外俱有能聲穆皇改元初言官咸以德器才猷足堪重任薦而大佑病革不起時論惜之

附趙尚書詩復沈總兵將軍閔闓聲華久玉節牙璋總制遙燕頤曾聞班定遠鷹揚誰是霍嫫姚雙江韻興思

銘石五嶺材官望極翹授簡愧非司馬手好文聊擬伏波謠○九日新添道中聞邊警言病起東行菊始華懸車終日石林斜湛空王露雙洲水鳴葉商聲萬樹霞風急羽書天北騎秋清客夜日南笳何方鮮識承平運朋酒公堂樂歲家○寶陽洞春盡碧雲曾客遊歲餘東道寄真搜沉埋窟宅蛟龍合蘊積精靈天地留避俗來分瓊藻席洗心宜泌玉壺秋多君幽意能將引問道名山共點頭

行人夏文愍公言



夏言江西貴溪人正德間爲行人使滇往來貴州過關索  
嶺曾題其廟普安將中丞公宗魯爲主事時公已入相蔣  
謁公偶談關嶺盤江之險公曰某昔題詩在廟蔣朗誦之  
公大愛敬因嘆邊省有好學者若此蔣曰諸生頗知學獨  
限於辭額無由進額耳公許益額且令貽書撫按會題原  
額二十五人遂增五名公後以讒誅謚文愍

附文愍關索廟詩雲嶺千重擁翠螺將軍祠廟鬱差峩  
金戈鐵馬何年事玉璽朱函此地過西望險如秦道路  
南征只爲漢山河艱難遠造悲遊子感激臨風發浩歌

○迎恩亭東郭官亭草樹閒王杯綠釀照離顏使華遙  
傍雲千里旅夢孤飛月萬山楊柳新橋山色裏芙蓉南  
崦碧溪間殊方送客勞賢主薄劣真慚奉使班○平壩  
道中落日荒村生紫烟攢峰疊障畫屏連行雲帶雨穿  
松塢野水流香出稻田蟲響空山秋榻靜月斜孤壁夜  
堂偏不眠起坐千憂集城角無端到枕邊○重安江晚  
渡重安江色清可憐江頭下馬渡江船黃茅野屋淡秋  
日粉堞山城愁暮烟朱旗郵兵走相報縮衣使者來行  
邊故人經年不見面何得萬里同尊前

賾生曰黔中解額始分於王柱史免諸生跋涉之苦既  
 增於將中丞鼓諸生行義之志不知所以成之者夏文愆  
 也事詳蔣中丞誌銘當有所據或曰夏公行人不當入黔  
 宦賢長卿諭蜀子長使昆明蜀滇通志俱載彼獨非行人  
 邪

大邑縣志卷之十八 宦賢 五  
 賾生曰黔中解額始分於王柱史免諸生跋涉之苦既  
 增於將中丞鼓諸生行義之志不知所以成之者夏文愆  
 也事詳蔣中丞誌銘當有所據或曰夏公行人不當入黔  
 宦賢長卿諭蜀子長使昆明蜀滇通志俱載彼獨非行人  
 邪

